

傳習錄注疏

〔明〕王陽明撰 鄧艾民注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
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
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
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父
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

上海

傳習錄注疏

〔明〕王陽明撰 鄧艾民注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
聖賢敬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
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
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備

上海古籍出版社

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傳習錄注疏 / (明)王陽明撰;鄧艾民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25-6596-2

I. ①傳… II. ①王… ②鄧… III. ①心學-中國-
明代②《傳習錄》 IV. ①B248.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177163號

傳習錄注疏

[明]王陽明 撰
鄧艾民 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韻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9.625 插頁3 字數 250,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100

ISBN 978-7-5325-6596-2

B·788 定價: 36.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暮夜悟世間片後靜情採之原考紫面
 間計之子亦欠柱帆徑雁且曲居意如扶公報之先道
 軍途觸末至挫其剛自由英特一言半剛風雲難收
 懷毒在上沈四顧小三長生志為多望望伊折榆投長子
 言四海細人仰日謀 望外之通法多身亮何能心望中
 寸後滴之揚時休泣去未速好仕占當降傳字下京
 寐急且急疾疾醫善莊念看時行矣妙得留 子思佳於仁
 濟而常急趨為甚善冬之應開者精能出願且多良之不一
 一未少得也付涉之寬者懷身陽昭心人言後

明正德二年二月



作者遺像

鄧艾民先生簡歷

1920年 生於湖南省邵陽市

1939—1945年 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學生

1946—1950年 北京西洋哲學編譯委員會譯員

1950—1956年 教育部大學司任職

1956—1984年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教
員、副教授、教授

1984年3月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歲

已出版專著：

一、《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馮契作序)，1989年3月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二、《傳習錄注疏》，2000年11月臺灣法嚴出版社出版。

主要論文：

一、《論朱熹形而上學的格物說》，《中國哲學》1979年第
一期。

二、《論朱熹的太極說的歷史地位》(英文)，1982年6月
在夏威夷“朱熹思想研究國際會議”宣讀。該會主席陳榮捷
教授(美籍)書面評價為高水平論文。

三、《論朱熹的太極說》，香港明報月刊 1981 年二——四期。

四、《朱子語類序》(復審全部《朱子語類》書稿)，1983 年中華書局出版。

五、《論王守仁的唯心主義泛神論世界觀》，《中國哲學》1982 年第八期。

六、《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王守仁和“王學”的九個條目，1983 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

講授課程：

- 一、中國哲學史(先秦至近代部分)；
- 二、宋明哲學史；
- 三、朱熹哲學思想；
- 四、王守仁哲學思想；
- 五、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

序 一

陳 來

艾民先生的書終於要出版了。

現在海內外的朋友多知道我和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的關係，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和鄧艾民先生的關係。

艾民先生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1979年夏，研究生一年級結束，當時作教研室主任的張先生（岱年），要我們“中國哲學史”專業的十個人，各報自己希望研究的方向。醞釀之後，我看大家多報“先秦”，于是就選了“魏晉”。暑假過後，張先生告我：“你的方向要改一下。”決定由艾民先生作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艾民先生專長在宋明哲學，特別是朱子和王陽明。於是我就確定以“宋明”為方向，選定朱子為研究對象。以後的研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艾民先生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文革”前在北大哲學系主任掌系務工作。他雖然在北大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可是他最推崇的，是他的朋友馮契。馮契與艾民先生在西南聯大曾同學，又有志同道合之誼，但他們是終身相知的朋友。一般人極少推崇同行中的平輩同學和朋友，可是艾民先生多次向

我說，他認為馮契的研究最好，要我注意看馮契的東西。也是在艾民先生的建議下，我去旁聽了數理邏輯專業的幾門課。從這裏看，他似乎也很欣賞邏輯分析的方法，因為馮契的特點，就是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和金岳霖的邏輯分析加以結合。

我給艾民先生寫過一些讀書報告，依次為“孟子”、“莊子”、“公孫龍”、《易傳》、“郭象”。“莊子”的一篇在1980年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宣讀過，郭象的一篇發表在《中國哲學》，而艾民先生比較欣賞“孟子”的那一篇。我也寫過一篇“二程”，未獲發表。但我的用力所在，主要還是朱子。記得上來讀王白田《朱子年譜》時，對於朱子早年的“已發未發”說，頗覺難明，就寫了一頁問題，請問艾民先生。艾民先生要我自思而得之。於是我自己又去用功，而終於深造之而有所得。此在憤悱啟發之功，不可不歸於艾民先生。

1979年到1980年，杜維明教授在北京訪學，在北大的座談結束後，與北大幾位先生同游未名湖。杜教授問起艾民先生的研究興趣，答“宋明理學”，杜即為之精神一振；又問最喜歡何人，答以“王陽明”，杜大喜之。於是兩人深談良久。當時艾民先生主持北京市哲學會的工作，即邀請杜教授在北京市哲學會講演，艾民先生特為介紹，當時北京研究中國哲學的名流都在座，我們也參加了旁聽。

1982年艾民先生從夏威夷參加“朱熹思想研究國際會議”回來，全力投入王陽明的研究，那時他給1982年入學的研究生開“王陽明哲學”的課，他寫了講義，從生平到哲學，論述

很精彩、很細緻。他讓系裏把講義油印，發給同學，要同學在講義上面的邊、眉處寫他們的讀後意見。他在學期結束時把這些講義收回，要我來看（那時我已在系裏教書），學生的評價也很好（如李仁山、景海峰）。其中《王陽明生平》一章，他曾在1981年秋天“全國宋明理學討論會”上講過；他認為王陽明是封建時代的聖人。聽說這個講法當時受到一些人的批評，不過他並不在意。他的想法，是以這些講義為基礎，寫成一本“王陽明哲學”的書。同時，他又作了王陽明《傳習錄》的注釋，也是交由系裏油印，作為研究生的教材，希望經過討論修改後成為專著。這個時期是他學術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他的這兩部陽明學的著作，在他生前雖未出版，但可以說代表了80年代初中國大陸王陽明研究的水平。《傳習錄注疏》這部書，即使放在今天的學術界，也仍然是陽明學研究的一流著作。這裏僅舉一例：《傳習錄》第一條中：“‘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四部備要》本、《王陽明全集》本、陳榮捷先生本文字皆如此。而《傳習錄注疏》作“然非新字義”。下出校注：“《王文成公全書》本，‘新’訛作‘親’，據間東本改。”這個改正顯然是正確的。本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可惜，1983年他被發現得了癌症，次年過世，否則，他給予中國學術界的貢獻一定會更大。他患病住院期間，我曾多次去探望，當時他在醫院仍在積極修改這兩項研究。在剛剛住院時，他對我說，王陽明哲學的書，還差幾章，如果來不及，希望我幫他補寫這幾章；而《傳習錄注疏》的修改如來不及，

就希望魏常海幫他完成。最後,《傳習錄注疏》終於還是完成了。而王陽明哲學的部分後來也由馮契先生將之與艾民先生有關朱子的論文合併,在上海出版。

多年前,楊祖漢教授聽我說起艾民先生有關於《傳習錄》的書稿,對我表示可以安排在臺灣出版。於是我就將此意轉達給鄧師母左啟華教授,她爲了書稿的打字,付出了多年的辛苦。現在,這部書終於付印,既可以告慰艾民先生,也使鄧師母的心願得以達成。書將付印,鄧師母要我寫幾句話,我就將艾民先生與我的淵源往來,略表出如上,亦用以紀念艾民先生。

公元 2000 年 2 月序於香港

序 二

楊祖漢

本書是已故北大哲學系教授鄧艾民先生的遺著。鄧先生在抗戰時期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50年代中期起任教北大，專研朱子及王陽明哲學。本來計畫撰寫這方面的專著，但因“文革”動亂，長期受到迫害而止。“文革”後，鄧先生獲得平反，恢復工作，到1984年因癌症逝世。這期間他寫了幾篇論文（輯成《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於1989年出版），也完成了本書的初稿。

我讀過鄧先生的書，得益甚多。知道他有這部遺著尚未出版，遂詢之於陳來教授，陳教授說鄧先生是他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不久他便將此書之油印稿帶來，希望能在臺灣出版。友人陳女士主持法嚴出版社，熱心弘揚文化，慨允出版此書。後來我到北大開會，得見鄧夫人左啟華女士，她亦以此書之出版殷殷囑託，並負責將書稿先行打字，作了初步的校對。

《傳習錄》的注釋，常見的已有數種，其中葉紹鈞的標點本出版較早，亦頗通行，但注釋十分簡略。日人三輪希賢的

標注(收入《漢文大系》第十六冊)頗精,但對於陽明思想未多著墨。陳榮捷先生的《傳習錄詳注集評》有注有評,學者稱便。但陳書之注釋仍是以考證之功多,義理之闡釋較少,其所收之評論,亦未必都有價值。鄧先生此書,吸收了陳書之長處(陳書之英文本先出,鄧先生得以見到),又參考了幾種日本人之相關著作,所以此書之注釋是相當確實的。鄧先生很注意陽明思想之前後期之發展,這是本書的特色。更重要的,是鄧先生將《傳習錄》和王陽明的其他著作,如論學書、詩文等關聯起來,互相印證。這一步工作,對於了解陽明的思想,是有很大幫助的。《傳習錄》固然很明白而集中地表現陽明的思想,但陽明其他的著述也很重要,能兩者相參,必能較全面地掌握陽明的見解。相信這部鄧先生遺著的出版,對陽明學的研究,會有所推進。

1999年7月序於臺北

目 錄

鄧艾民先生簡歷	1
序一	陳 來 1
序二	楊祖漢 5
傳習錄序	徐 愛 1
傳習錄上	5
傳習錄中	90
答顧東橋書	92
答周道通書	119
答陸原靜書	128
又	130
答歐陽崇一	144
答羅整庵少宰書	150
答聶文蔚	158
二	165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174
教約	176
傳習錄下	179
後記	左啟華 294

傳習錄序

徐 愛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1]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2]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3]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求聖人于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于孔子之言，默識^[4]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貢之無言不爲少，于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5]，當是之時，儀刑^[6]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7]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于

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于首篇^[8]，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9]。

[1]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人。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據王守仁《年譜》，死于正德十三年(1518)；據《明儒學案》，死于正德十二年(1517)。正德三年進士，歷官南京工部郎中。徐係王守仁妹夫，王守仁出獄赴龍場前，徐成爲王的第一個弟子。徐愛所記《傳習錄》諸條，係正德七年至八年王守仁赴南京就職前與徐在南歸旅途中談話語錄。王守仁晚年以“致良知”爲宗旨，但徐愛所記語錄中，已有致良知的學說了(參見《明儒學案》卷十一)。

[2] 見《論語·陽貨篇》第十九章。

[3] 見《論語·爲政篇》第九章。

[4] 語本《論語·述而篇》第二章：“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5] 語本《禮記·檀弓上》：“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索，散。

[6] 語本《詩·大雅·文王》：“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儀，象；刑，法。

[7] 語本《詩·周頌·清廟》：“對越在天。”對，配；越，於。

[8] 閩東本，首篇作“篇首”。

[9] 日本佐藤一齋所藏嘉靖二十三年(1544)德安府重刊南元善兄弟校本(以後稱南本)及閩東本，此序前另有南大吉序言一篇，其文如下：

天地之間，道而已矣。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以言乎性則中矣，以言乎情則和矣，以言

乎萬物則備矣，由聖人至於途人，一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古者大道之於天下也，天下之人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無復所謂邪慝者焉。率性以由之，修道以誠之，皞皞乎而不知爲之者。是故大順之所積也，以天則不愛其道也，以地則不愛其實也，以人則不愛其情也，以物則不愛其靈也，聖人於此夫何言哉！恭己無爲而已矣。至其後也，道不明於天下，天下之人相交於物化之中，而邪慝興焉。失其性而不知求，捨其道而不知修，斯人也，日入於禽獸之歸而莫之知也。是故萬物弗序而天地弗官矣。聖人生而知道者也，賢人學而知道者也，其視萬物無一而非我。而斯人之不知道也，若己推而入於鳥獸之群也，理有所不可隱，心有所不容忍，惡能已於言哉。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夫聖賢之言，將以明斯道示諸人，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道之在是，庶民興焉。庶民興，則邪慝息；邪慝息，則萬物序而天地官矣。夫然後聖賢之心始安而其言始已也。是故其言也，求其是則已矣，非以爲聞見之高也；求其明則已矣，非以爲門戶之高也。而後之爲聖賢之學者，其初也，執聞見以自是，而不知聖人之所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門戶以自明，而不知聖人之所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後也，言愈多而愈支，支則不可行矣；門愈高而愈小，小則不可通。皆意也，己也，勝心之爲也。而世之號爲豪傑者，方皆溺於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可哀已矣！夫天之命於我而我之具於心者，自有真是真非，至明而不容有蔽者也。故天下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觀之，易氣玩之，則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遁吾心之真知也。唯夫聞見已執於未觀之先，而門戶又高於既玩之際，則其言雖是也，蔽於聞見之私而不知其是；指雖明也，隔於門戶之異而不通其明。道之不明於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復前古